

方志考稿

甲集一



方志考稿序

烏乎，佇中區以玄覽，馳思乎千古之深，極望乎九域之遐，何吾民族之情態蕃變萬殊而不可端倪也。據一室而欲概所見聞，據所見聞而欲祛其病苦以斬於進境，幾何其不錯悟而敗衄也。近代物質文明所集中之都市，類皆日競於新而不可遏，至於竭心力以赴之猶若不及。若一涉足一迴顧都市以外數里之郊，則其生活其智識乃墮都市居民之後，無慮數百年之迴絕。其道里相去彌遠則其程度相絕彌甚。豈惟都市之與鄉野爲然。卽一都市之中，其人民之思想或絕塵而馳，或猶膠附於高曾所詒而不少變。相去亦輒甚遼遠。其怪異不循理性之現象，則顯然可識矣。

吾中華民族能自認識了解其民族之特性邪。在此怪異不循理性現象之下，孰能認識之而了解之。不能認識了解而曰持一切之法可

以束縛馳驟之，決無是也。廣輪若此其大也。歷史若此其永也。吾民族中一言一動一衣服一飲食蓋莫不有其歷史與地理上之影響，而決非偶然成就。今欲於凌雜叅錯之中尋一綫之脉絡，以知吾民族之思想行動受害自於何方。則當上探時間之演化以明其層累之迹，下循空間之播蕩以究其感受所由。然後相疾之所宜以疏藥餌，因水之所近以立隄防。衝抵扞格之患庶乎其可以稍殺也。

嗟嗟，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從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夫史者非如幾何之直綫，但有長度而無寬度。乃譬之石之入淵，且下行且旁散爲波狀。往時之史僅得下行之狀而於其波動未嘗一顧焉，所以爲無真史也。

然而有差近焉者，則方志是矣。方志者地方之史。有通史以觀其會通，有斷代之史以析其時代，則縱貫與橫剖之象皆具焉。有地方之史以規其區域，然後於縱貫之中得橫剖之象焉。古昔國史不可得詳。然自常璩華陽國志以來，大至方州，小逮村鎮，禹域之廣，幾無無志者。雖其良穢不齊，然吾曹生於載籍荒闕之日，猶得勉執殘編以蘄吾向所云明其層纍之迹究其感受所由者，端惟此林林數萬卷之方志是賴。讀方志然後知種族之分合，然後知文化之升降，然後知民力之消長，然後知吾曹所習見習聞者之外猶有若彼若此者存也。

雖然，方志之涵史義，固亦自近百餘年來而漸然。宋元方志存者寥寥。其義法雖不盡醇，猶不失記事纂言之意。至於有明，因修一統志而後徵各省志書，俗人不學，相沿以方志爲地理之記。甚且以爲題名頌德之書，攬勝抒情之冊。兔園謬解，場屋劣文，官

吏視爲具文，鄉紳資其升斗，談者相戒，擯勿寓目久矣。自顧炎武編讀各省志書而有郡國利病書之輯，承學之士始漸知斯學之要。會乾隆樸學盛興，畢阮諸公開府大邦，力振文業。有司承望風旨，大師如戴震亮吉孫星衍武億之倫，遂得傳食名都，經年載筆。勒成諸志，頗復斐然。然諸君勤於考古而忽於紀實。實未能真知方志之體也。惟章學誠以獨到之目光，萃畢生之精力，深明方志之當古國史，其纂述宗旨在乎刊除浮僞發揮實狀，使後人得以追覩前事，纖悉無遺。以今日之語譬之，真所謂能寫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者。雖其所撰不能盡如所期。然其發明義例，振起浮俗，使方志之用增其偉大。章氏之績，可謂邁越尋常者矣。

自章氏之學聞於世。操觚之家得其緒論，所撰之志，類有可觀。乾隆末葉以迄於今，卷帙頗復非少。然迄於晚近，學術彌光，章氏之說，猶有未盡厭時代所需者。故執章氏之說以馭吾國之方志

，在今日猶多未合也。

雖然，此非章氏之過也。章氏建州縣請立志科之議，蓋深有慨於平日地方政事之不存，臨事網羅散佚之難備。則雖有至美之義法不能得至良之信史。而孰料言之百餘年，不但保存文獻之法無人加以講求。且摧毀之湮滅之惟恐其不漸盡。一旦奉簿書之督責，則虛應功令相率爲僞，漫錄豪無根據之冊籍，不憚公欺天下後世之聽聞。此地方官吏所爲也。若夫鄉里人望，則又徒營營於聲氣之奔競，耳目之炫耀，於裝點門面之具出之惟恐不速，於考見史迹之實，匿之惟恐不深。舉世茫茫，所見如此。宜乎良志之不易有，而考史者輒爲索然氣盡也。

然而就現存之方志歷數其裨益治史者之途，猶有六焉。社會制度之委曲隱微不見於正史者，往往於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於正史者，往往於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遺文佚

事散在集部者，賴方志然後能以地爲綱有所統攝。三也。方志多詳物產稅額物價等類事實可以窺見經濟狀態之變遷。四也。方志多詳建置興廢可以窺見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詳族姓之分合，門地之隆衰，往往可與其他史事互證。六也。凡此六端，皆爲治近代史者所亟欲尋究，而方志皆往往足供焉。廣哉其所苞舉，富哉其所沾溉也。

吾曹而欲稍稍認識了解吾民族乎。則此浩如煙海之方志不可不一瞻望其涯涘也。夫使乾隆四庫開館之日，能廣收方志，一例編爲提要。抑或有如朱彝尊之倫，有如經義考之作，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則讀書者循其所指以獲其所需。豈不甚便。然而前修皆未嘗措意也。此無他，往時無公共藏書之所。方志之庋藏固已不易。試歷各省而求諸縣志，其能每縣得其一種葆存無缺者已尠矣。遑問其能集諸本而並存之，以權其美惡。一人精力有限，豈能盡如

顧炎武周歷以求。今日號爲藏志最富之區，斷推國立北平圖書館。蓋承前代志館徵集所遺，往往有珍貴之本爲其本縣修志時所未見者。然所收偏於乾隆以前，而乾隆以後之新志彌復可珍，不宜割棄。近時上海涵芬樓亦聚千數百種則新志亦漸備焉。北平圖書館所藏略見於古學叢刊所刊布之清學部圖書館方志目，而涵芬樓亦輯有目錄。外此私家藏志者尙不乏人，雖更無編目以問世者，然求書倍易於往時矣。藏書之便如此，而提要之作猶闕然有待。非一憾歟。

余之得略窺方志之學也，實初啓於髫齡。先君文慎公輶車屢出，所至必檢閱其舊志。試事報竣，捆載以行。歸田以後尙餘數巨篋，自余能識文字，常竊取而繙帙之。樂其易讀，他固無所知也。歲月侵尋，驅馳四方，田廬蕩然，藏書煨燼，惓惓故業，未嘗或忘。比年忝據燕京清華諸講席，漸得觀其圖書館之藏書，所見

益富。輒思每種撰一提要，以備遺忘。然銖積寸累，程功殊緩。今歲之春，謁宜興任振采先生於天津。任公世富藏書，近更竭十許年力，聚方志千五百種。分別部居，釐然不雜。且蓄志搜集，久而不懈。往往有瓌異之本，爲北平圖書館所未有者。且側重近箸而不虛慕好古之稱，切於實用，尤非尋常藏書家所及。聞余欲撰提要之說而躍然聽之。遂盡出其所藏，恣余檢閱，相約成書，刻日爲程，然膏不輟。余每至天津則適館授餐，隨義商榷。家居則筆書相就，郵問稠疊。雖糜金費日不惜，惟以促書之成。烏乎，懷此有年，得賢主人傾心相助而後克舉，文人相知之感，何可無也。雖然，任公亦豈姑欲余一書之就而已。又豈姑欲炫耀其所藏以爲名而已。蓋深知方志之有裨於史學，而可以蘄至於吾向所云明其層累之迹究其感受所由，以漸爲改造吾國家之指導。是以樂與余從事而不怠也。

提要之作，古今無以逾四庫矣。其文字之流暢，評判之精充，足爲永式。余之始輯是書，蓋頗思步其繩尺而稍稍隨宜通變於其間。大抵每書必首嚴其名稱，次述其纂修之年月與纂修者之姓名，次述其舊志之沿革，次述其類目，次辨其體例，最後評其得失。尤注意於其所苞之特殊史料。將使讀者開卷而了然于其源流所自與其內容所涵。方志不可得盡觀，觀此一編則亦庶乎可以按圖索驥而無望洋向若之歎。然余之草此書，僅爲隨筆箋記之體，以視朱氏經義考，雖不敢望其宏博，形式固猶近之。若紀氏之提要，則實非淺率之所敢比倫。茲姑承用朱氏之名謂之方志考稿，庶幾旦夕不填溝壑留待他日寫定云耳。

初稿將成，欲就正於賢達，則非暫付模印，其道無由。爰先檢舊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山西江蘇八省，署曰甲集。凡爲六編以貢諸當世。

方今藏志之家，所收豐衍，固不止是書之所最錄。以余隘聞管識，烏敢望悉取而見之。今茲所錄，但以任氏天春園所藏者爲限。是書既出，倘有聞而興起，假余以紬繹之會，俾得續有所成。則固所願而不敢請。其或別起新例，糾彈漏失，更有以勝余倍蓰者，則茲書直可覆瓿。余亦未嘗不馨香企望也。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瞿宣穎兌之父自叙於北平

方志考稿序二

古今載籍極博，一人之所得殆真如飲河滿腹之各有分限存焉。卽其所得而終身研求之有不能盡者，況過此哉。鳳苞少小粗解文字，卽好聚書。長隨宦轍，獲奉教於當世賢達，始稍關學問之藩，而頻歲奔走，學業漸荒，將欲收視返聽稍尋墜緒，則歲月侵尋，已鄰炳燭之境。竊念方志一門，爲國史初基。典章制度之恢闕，風俗土宜之纖悉，於是焉備。乾嘉諸老，樹立宏達，突越前修。而敝習相沿，視等具文，白草黃茅，蕪濫極目。若翦其榛楛，擷其英粹，有如亭林顧氏所爲。不賢識小，庶幾于史學有一得之獻。邇年謝事，杜門却掃，發篋中所藏諸志先爲編目。所未見者，百計訪求。友朋馳訊，必以相屬。北極窮邊，南屆海濱，郵裏絡繹，寢以日多。生平所見，已公布之志目，學部圖書館所藏倬乎

不可及矣。涵芬樓同此編摹，久而不懈，所得則頗相頡頏。四方交好，多慫恿以所藏志目問世者。顧私意編目有二難焉。各省修志，近者數年，遠者百餘年。其時代先後，若爲前茅，若爲後勁，必須排比嚴飭而後脉絡可尋優劣可論。則編目但稱紀元不足以盡其用。一也。操觚之士名有隱顯之殊，主修之官任有先後之別，編目但稱某人修，又不能得其實。二也。欲去二難，則語焉宜詳，非僅逐書舉目而已。至如體例之精蘊，事實之疎密，日夕汎覽，遂多旁通。得失之林。胥可指數。並宜泐入一書，以便來者。然以人事卒卒，茲事體大，畜於心而未敢率然舉也。近晤瞿君兌之，知其亦從事於此。每閱一書竟，輒爲條記，略似直齋陳氏竹垞朱氏之體。雖不盡如余向所擬議，抑自有方志以來未有之盛舉矣。兌之講學諸校，借書而讀，多廢時日。余則發願盡出所藏，供其研討。郵遞紙墨寫官之費，亦余一力任之。兌之謙不敢名

其書曰提要，姑沿朱氏之稱曰方志考稿。凡余所藏諸志大抵已悉列其中。而綱舉目張幾于明備。兌之好學能文，根柢夙裕。復治歐西史學，能以精到之目光，繩舊志之違失。每植一義，犁然有當于人心。其補實齋所未及者，雖會稽復出，亦當爲之擊節。兌之自以爲讀書記之流，余則謂允爲書目中之上乘。雖不必以著述自鳴，要爲今後治方志學者之津梁，不可廢矣。求書三十餘年，聚此數萬卷一旦得兌之爲之整比。其爲愉幸，何可言耶。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宜興任鳳苞序

方志考稿序三

方志之學洽乎史裁通於政理，其說倡自章實齋先生，卓然無以易也。自實齋闡明斯義以來，晚出之志雖不能盡如所期，而既知舊說之非，已漸呈改進之象。實齋論志諸篇中尤以吳郡志姑蘇志澤志武功志朝邑志靈壽志及姑孰備考書後七篇最爲深切。是七志者，夙負盛名，而修志家輒奉爲矩矱者也。自經指斥，遂鮮稱誦之而則倣之者，則此七篇之效亦略可睹矣。假使實齋當日就其所見之志悉加評論勒成專編，其效又當奚若。乃自實齋以後迄今百數十年間，未聞有繼其所業而措意及茲者。推求其故，約有三焉。舊存志書大率蕪穢，繩以史法，殆無完膚。概加譏評，恐傷忠厚。存而不論，又非所安。近出之志，作者見存。措詞質直，又慮賈怨。此不敢爲之者也。自昔藏書之家於方志非所注重，縱有藏

皮，爲數不多。欲窺其全，殆不可得。既鮮憑藉，無自掇摭。僅據叢殘，又嫌陋略。此不能爲之者也。即或憑其勢位，足以得窺多數之方志矣。而一省之中自通志以逮於縣志，一志之中自始修以迄於數修，紛然雜陳，難以悉數。欲事鉤稽，其費時日。成書匪易，得名偏難。背於恆情，誰樂爲此。此不願爲之者也。余往在北都，因修龍游縣志曾就部院及諸圖書館所存志書勤加參證。偶有所見，亦曾爲之笥記。僅得二百數十條，未能成書也。戊辰南歸，並此失之，居恒竊自耿耿。今何幸而得兌之先生是編也。兌之以淹通之才卓越之識，博稽廣覽以成斯編。視余往昔所爲既精且備。余書固宜覆瓿，則亡失亦不足惜矣。是編次第仍依清一統志，每篇先叙其編撰年代及姓名，次述其舊志源流，次述其卷數目次，次評其體例優劣，次約其地方沿革，最後評其得失，尤注意其所含之特殊史料。體裁既佳，考論亦當。其爲不朽之作，